



桂香阵阵扑窗棂

甄钰源

秋每回来时，总不忘在矜持而淅沥的小雨中携裹着一股馥郁的桂香。

偶尔，会让人产生在初夏的江南小镇听雨的幻觉。要不是早起瞧见那一地的细碎黄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浅凉意，我还真忘了，秋已临身。

秋天于我，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是莫名的欢喜？亦或是莫名的忧愁？

白日里走村串乡忙碌的工作，充实了我的时光，夜晚归家脱下一身的疲惫，静坐窗下休憩，沙沙的雨声敲击着思绪起舞飞扬

这个季节的桑植，满城尽是桂花香，那随风飘来的缕缕清香，伴随着手机里的音乐：总要在雨天，告别某段从前；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一遍遍循环着一首首离别的歌。

下雨的夜，很容易在回忆中穿梭。

去年，也是在这样桂子飘香的季节，我来到长沙毛泽东文学院学习，结识了一群来自天山南北、三湘四水的文朋诗友。短短二十天的相处，却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最铭心的回忆。

几天前在朋友圈看到新疆的棉花怒放成地上的一片片白云。我想起了远方的龚培德哥哥。虽然与他在毛院只相处了十天，他因工作的原因提前回了乌鲁木齐，但友谊的种子却早已生根发芽。哥哥不但在新疆拥有六百亩土地的地主，还是知名作家兼主编，我喜欢读他的写的关于西戈壁的小说，领略到另一番西域风情。他知道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特意寄了棉被给我。棉被是用自家地里新收的棉花弹制的，手感轻盈蓬松柔软舒适，似乎每一朵棉花里面都像蕴藏着一颗小太阳般温暖。

室友小平也快一年不见了。什么东江鱼酱板鸭之类的倒经常出现在我的餐桌上。小平是个爽直开朗的人，对人从不设防。只要翻阅她的朋友圈便知她这一天又冒着大雨去给女儿送饭了或者是在楼顶种下了几株辣椒、写了七年的书法日志马上要出版了、女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等等。她的钢笔字也愈发地漂亮了，往后余生，

绿豆绿，黄豆黄

卢兆盛

在我看来，绿豆和黄豆，不光好吃，而且好看。说它们好看，至少有两个看点：一是模样可爱，二是颜色养眼。尤其是颜色，一绿一黄，绿得晶莹，黄得灿烂。尽管一个是冷色，一个是暖色，但如若搁在一起，可以说，那也是相当般配、和谐的。

虽然样子、颜色不一样，但它们的母亲们的长相却非常相像，不仅身高差不多，而且身形也极为接近。自幼苗开始，到成年后，从茎秆到叶片，无一都不是翠绿翠绿的，如果不仔细辨认，确实极易混同。不过，待开花结豆荚后，那就泾渭分明了。花嘛，绿豆开的是黄色，黄豆开的是紫色；英呢，绿豆英圆而细长，未成熟前是油绿的，成熟后就变成灰黑的了，黄豆英则扁圆而短，随着果实的逐渐成熟而由翠绿慢慢变为褐黄。

出身于乡村，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干活，熟悉绿豆、黄豆的种植与收获的过程，对它们的秉性与脾气，也算是知根底的了。

它们的可爱，在我看来，除了样子、颜色好看，还因为有几分调皮、淘气，像一个个顽皮的小精灵。夏秋时节，阳光火辣，一旦成熟，如果主人采摘晚了点，它们等不及了，就会自己打开房门，蹦跳出来。哪怕堆在院场或摊在晒坪上，也很不安分，只要太阳一晒，它们就争先恐后开门往外挤。小时候，看到豆荚被太阳



秋每回来时，总不忘在矜持而淅沥的小雨中携裹着一股馥郁的桂香。

偶尔，会让人产生在初夏的江南小镇听雨的幻觉。要不是早起瞧见那一地的细碎黄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浅凉意，我还真忘了，秋已临身。

秋天于我，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是莫名的欢喜？亦或是莫名的忧愁？

白日里走村串乡忙碌的工作，充实了我的时光，夜晚归家脱下一身的疲惫，静坐窗下休憩，沙沙的雨声敲击着思绪起舞飞扬

这个季节的桑植，满城尽是桂花香，那随风飘来的缕缕清香，伴随着手机里的音乐：总要在雨天，告别某段从前；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一遍遍循环着一首首离别的歌。

下雨的夜，很容易在回忆中穿梭。

去年，也是在这样桂子飘香的季节，我来到长沙毛泽东文学院学习，结识了一群来自天山南北、三湘四水的文朋诗友。短短二十天的相处，却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最铭心的回忆。

几天前在朋友圈看到新疆的棉花怒放成地上的一片片白云。我想起了远方的龚培德哥哥。虽然与他在毛院只相处了十天，他因工作的原因提前回了乌鲁木齐，但友谊的种子却早已生根发芽。哥哥不但在新疆拥有六百亩土地的地主，还是知名作家兼主编，我喜欢读他的写的关于西戈壁的小说，领略到另一番西域风情。他知道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特意寄了棉被给我。棉被是用自家地里新收的棉花弹制的，手感轻盈蓬松柔软舒适，似乎每一朵棉花里面都像蕴藏着一颗小太阳般温暖。

室友小平也快一年不见了。什么东江鱼酱板鸭之类的倒经常出现在我的餐桌上。小平是个爽直开朗的人，对人从不设防。只要翻阅她的朋友圈便知她这一天又冒着大雨去给女儿送饭了或者是在楼顶种下了几株辣椒、写了七年的书法日志马上要出版了、女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等等。她的钢笔字也愈发地漂亮了，往后余生，

绿豆绿，黄豆黄

卢兆盛

在我看来，绿豆和黄豆，不光好吃，而且好看。说它们好看，至少有两个看点：一是模样可爱，二是颜色养眼。尤其是颜色，一绿一黄，绿得晶莹，黄得灿烂。尽管一个是冷色，一个是暖色，但如若搁在一起，可以说，那也是相当般配、和谐的。

虽然样子、颜色不一样，但它们的母亲们的长相却非常相像，不仅身高差不多，而且身形也极为接近。自幼苗开始，到成年后，从茎秆到叶片，无一都不是翠绿翠绿的，如果不仔细辨认，确实极易混同。不过，待开花结豆荚后，那就泾渭分明了。花嘛，绿豆开的是黄色，黄豆开的是紫色；英呢，绿豆英圆而细长，未成熟前是油绿的，成熟后就变成灰黑的了，黄豆英则扁圆而短，随着果实的逐渐成熟而由翠绿慢慢变为褐黄。

出身于乡村，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干活，熟悉绿豆、黄豆的种植与收获的过程，对它们的秉性与脾气，也算是知根底的了。

它们的可爱，在我看来，除了样子、颜色好看，还因为有几分调皮、淘气，像一个个顽皮的小精灵。夏秋时节，阳光火辣，一旦成熟，如果主人采摘晚了点，它们等不及了，就会自己打开房门，蹦跳出来。哪怕堆在院场或摊在晒坪上，也很不安分，只要太阳一晒，它们就争先恐后开门往外挤。小时候，看到豆荚被太阳

澧兰

ZHANGJIAJIE DAILY

ZHANGJIAJIE DAILY